

考驗

汪

澐

譯

畢爾文采夫 著

楔 子

南俄某飛機工廠底總工程師杜斌科早上奉召往莫斯科去，恰在當夜三點十五分鐘時，他就和飛機製造業人民委員一同謁見了人民委員會主席。談了十五分鐘的話。

杜斌科走出斯大林辦公室後，看見有兩個人接着走進去了。杜斌科認得他們當中一個是鋼鐵『大王』，另一個是鋁業『大王』。坐在那裏等候接見的還有三個人：他們是對全國負責製造自動槍，炸藥和採掘煤炭的。

杜斌科乘坐『帕卡』牌高速汽車在首都街道上急馳而過，奔往中央飛機場，在場口崗兵前稍停了一下，就聽見車輪滑得嫩草沙沙作響，逕向場裏駛去。一架『杜』式飛機張起廣闊的翅膀，騰空而起了。乘客們穩穩地坐好，各自用棉花塞住耳孔。洛柏少校把飛機駕上航路後，就交給副機師駕駛，拿出烟斗抽烟去了。洛柏少校是一個受處分的人，他覺得駕駛民用飛機只是他應該誠實執行的一種處罰而已。

飛過哈爾科夫時，少校向杜斌科道：『風聲緊急起來了？』杜斌科喝完一杯燒酒，帶着俏皮的眼色望了一望少校。少校把手一擺，拿起他時刻不離的烟斗，裝滿一斗烟，嚙起傷了風的喉帶說道：『我只是洛柏少校罷了，可不是知怎的，最近巴爾幹的情形，克里特島的戰事總使我不安，說句老實話，老玩着這個『土琴子』，也够厭煩了』。『土琴子』，他是指『杜』式飛機說的。

他們飛過高加索蜿蜒曲折的重山疊嶂，在梯比里斯降陸了。第二天少校得到杜斌科一封請求調他到飛機工廠工作的

信，隨即駕着他的『土琴子』離開南高加索了。他覺得工廠裏的工作較近於他所心愛的實際活動，又可以擺脫這種趕『空中馬車』的職務。

石榴樹上開滿了鮮紅的花。杜斌科在清碧的礦泉旁停了車，伏下喝了水。汽車夫是一個格魯吉亞少年，他折了一枝石榴花遞給杜斌科說：『石榴花真好看啊』。谿谷上到處都架有建築工人底帳棚。爆炸聲震動山谷。在山嘴上鑿成收藏飛機的飛機庫，這是敵人底重爆炸彈都炸不壞的。幾所巨大的工廠樓房快要落成，杜斌科已把它接收下來。這類的廠房，大家都叫做副廠。廠房裏暫時是空洞洞的，在不久前剛從山裏鑿來的灰色石頭還沒有粘上工廠烟囱裏冒出的尊貴烏烟。

他從這條兩旁滿是石榴樹的道路上又駛回山巒環繞的谷地上。這裏有含鐳質的溫泉流着。杜斌科害了一場名稱希奇古怪的病，叫做什麼坐骨神經痛，簡直使他整整了一個星期，他以爲這是老年病，溫泉治療也幾無效果。可是必須起行，不能再逗留了。

他從那貼靠斷崖上的小車站動身時，有一個碧眼的纖弱女子送他。某次他轉回旅館時，在棕櫚樹前遇見了她。她看見他痛得步履艱難，就來扶他走上石梯，隨後就時常看護他，他倆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麼關係，可是在分別時，她伸出嘴唇讓他吻了一下。當火車已在岩石高聳，樹木離亂之間飛駛時，杜斌科才慕地覺到這次良遇之倉卒可惜。到了梯比里斯，他打一個情意纏綿的電報給他的愛妻，純潔的宛柳，給那個碧綠眼睛的女子寫了短短的幾行字，封上一片石榴花瓣。現在乃是百花齊放惹人春意的五月啊！

在茂干地方，他遇見了一個瘦弱的人，滿頭黑色鬚髮，兩

目灼然有力。這就是那個鋁業『大王』。杜斌科曾在克列姆里見過他。他帶了一大批載滿人員材料的汽車來了。他說，他要從那些滿地都是淡紅的石中鑄出鋁來。在這些淡紅石間長着青草，羊羣任意踐踏，真令人難信，自然界竟把這種燦爛放光的輕金屬這樣隨意拋散。人們跳下汽車，就張起帳棚來。轟然一聲，第一次爆炸響了。嚇得羊羣四散奔逃。蒸汽掘鑿機底大杓斗就一杓一杓的把淡紅石塊掘起來，傾到雅羅斯拉夫工廠製造的頭號載重汽車上去。

——德國每年出產三十多萬噸鋁，——鬚髮的瘦個子說。
——他們甚至利用粘土來鑄化。好在我國明礬石多得很。杜斌科同志，你現在踏着的，就是將來你們的飛機。

在帳棚裏，他取出了羊奶乾酪，開了一瓶葡萄酒，請杜斌科吃喝。他們談話中說的只是關於鋁的問題。

杜斌科到巴庫時，又遇見了這個瘦個子。他在那裏訂僱拖駁，從卡拉·布加茲載運天然鹽水來。他把最主要的軍用金屬鋁和它的鑄工廠建築在靠近熱力根據地的地方，因為鑄化每一噸鋁都要耗費極多的熱力。

海上銀色的浪，似乎沖到了火車輪下。煤油塔到處聳立着，常常遇到地上泥土被煤油浸得黑濕濕的。在那從阿富汗吹來的乾風吹崩了的山嘴上豎立着長管大砲，對準天空。到處都建築有營房和小飛機場。杜斌科看見一架盤旋降陸的飛機，正是他工廠中新出的產品。這種飛機還沒有大批製造，就已經出現在裏海一帶了。

——新牌子，——一個坦克兵上校望着窗戶外說道，——製造飛機的人們真有本領。

上校手裏拿着一份黨的機關雜誌。社論上畫有各種標記符

號。杜斌科向上校要來了這份雜誌，看見有斯大林寫的評恩格斯論沙俄外交政策一文，就潛心閱讀着。

——斯大林發出了警告，——上校說，——顯然我們的『朋友』有什麼動作了。

上校掏出了一本新德俄字典，一直看到馬哈赤—卡拉站時還沒有放手。車上乘客大半都是軍人，他們也在研究德文。所有那些少校，中校，大尉等都是被派到西境防軍中去的，他們都在潛心學習鄰國文字。

在馬哈赤—卡拉，杜斌科接到了那個碧綠眼睛女子打來的一份電報，她望慮他的健康。上校側眼窺見了電尾的署名，就使了一個眼風說道，『噫，偏有這樣的美女居然趕到塔格斯坦來找你了！我在舞台上看見過她，雖說不上是什麼了不得的戲子，可是談到女子，她却真是一顆「綠寶石」。杜斌科把電報撕碎，帶着惋惜的神情把它一片片的拋出窗外，這些碎片就在陽光下隨風飛舞。他並不能說出這個女子有什麼壞處。在天各一方時，他覺得她是更加可愛的。不過打電報到車上來，總像是腆顏相就。然而，這也許是一種誠樸純潔的感情罷。

車上有一個掌管紡織工業的大人物。他是從草原上來的，膚色黧黑，滿身灰塵。歡送他的人都戴着毛皮帽子，穿着羊皮長靴。這些人把他送到車箱裏後，就坐着兩部舊爛了的『高』牌小汽車走了。這個大人物所管理的紡織業能供給幾百萬大軍底衣服，可是還不能令他滿足。他這樣着急地談論毛料，羊皮，彷彿已經到了冬天，風雪猖獗，很快就要穿上皮襖，踏上毡靴，戴上皮帽似的。

在車箱裏，飯堂裏，人們紛紛談到糧食，肉類，菜蔬罐

頭，乾菓子，談到補充軍隊的馬匹和製造馬鞍・馬刀・馬勒等種種色色的問題。

人們各有各的緊急事務，忙得頭昏眼花，發密電，打快電，簡直不能安眠，大家埋怨旅途太長。一有機會離開火車，就坐上飛機走了。杜斌科看見有許多經濟事務的使者，都像他一樣，由那位聖明人物派往全國各地。戰爭的災禍接近了，——急於準備對付它。

在鑛水站，杜斌科遇見了他幼時老友特魯諾夫。他是一個騎兵將軍，奉派到烏克蘭去的。在各大站上有各列兵車上的指揮官來向特魯諾夫作報告。特魯諾夫是帶着部隊一塊行進的。火車到達罷斯托夫時，特魯諾夫遷到杜斌科坐的車箱裏來了，他們一直坐談到他下車的地方，羅卓瓦雅站，談過許許多多的事情。特魯諾夫向杜斌科說過斯大林在軍事學院舉行畢業典禮時的演說。大意是警告軍隊說，和平時期有縮短的可能。

頓巴斯焦煤提煉工廠底煉焦爐和冶金工廠底鑄鐵爐騰起熊熊火焰。一團團的煙霧在堆得齊天的炭渣山上盤旋不已。令人猜想，也許是古代斯基甫部落¹酋長陵墓前簸揚着焚化祭品的煙霧吧！杜斌科服務的那個工廠是靠頓巴斯供給鋼鐵和燃料的，這位工程師瞻望着這塊地面，不禁顯出一種兒子似的敬愛神情。

他們兩老友在濕漉漉的車站月台上閒遊了幾分鐘。最後一次的開車鈴聲響了。杜斌科此時覺得這位聲譽輝煌的將軍依然是從前那個年少的騎兵偵察員。他們頓時年少了二十多歲，在臨別時作了一次熱烈的擁抱，彷彿從前出發去幹危險工作時一樣。

——我們現在不只是戰友，而且成了至親哩，——特魯諾夫談諧地說，——吉米什終究戀上了你的妹妹丹孃。

——你經過基也輔時，——杜斌科說，——到啓揚諾夫衙衛看看，抱抱你的姪女兒。不過要小心一點，不要讓你的將軍制服被她弄髒了啊。

那個碧眼女子又趕來了一個電報，電尾寫着『吻你』字樣。杜斌科看了兩遍後，就想如對付第一個電報的辦法，把它撕掉。可是想了一想，改變了主意，就藏到衣袋裏了。

杜斌科到站時，宛柳在那裏迎接他。她依然是那麼清爽，鮮艷，落落大方，一看見他，就奔向他來。杜斌科抱住她，吻着她晒得紅艷艷的面頰。他立刻忘記了那個『綠寶石』女子。他的兒子阿略沙在汽車旁等着。雙手抱住父親的頸項不放。杜斌科就這樣把兒子抱進了汽車。宛柳向他說：『莫斯科打了電話來。這是給你的信件，——她就一大包信件交給他。——可是…波格丹，你以後再看吧。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你了，你又馬上就去忙你的工作麼？』

——他們叫我明天到莫斯科去做報告，——杜斌科說。——你知道洛柏少校已在工廠裏工作麼？

——他在工廠裏工作，——宛柳掃興地說道。

——我的親愛的宛柳，看來，愈往下，勞心的事就愈多。我有時恨不得回轉到做學生的時代去。

第 一 章

杜斌科早上醒來後，把手從毯子下抽出來。窗戶開着，一隻蜜蜂嗡嗡地飛進房裏來，往窗戶玻璃上撞來撞去。日光穿

過幾株堅硬的槐樹幹，直射到鋪着花漆布的地板上。光線中有許多花粉飛舞，大概這是微風從附近田野中盛開着的蕎麥花和向日葵花上吹來的。蜜蜂又嗡嗡了一陣，飛走了。它那放亮的翅膀閃了一閃。

杜斌科睡足了覺，脚痛得不那樣厲害了，作嘔和耳鳴也不覺得了。在這六天內他曾飛到莫斯科，又往烏拉爾，再轉回頭來，當然是很勞累的。他在南高加索接收的工廠樓房，現在決定要作為製造新式驅逐機的工廠，他們廠裏出產的重飛機應在烏拉爾設立副廠製造，因為那裏離需用的重金屬原料比較近些。人民委員會是這樣決定的。暫時在新廠址那裏除了幾座尚未落成的中央鍊鑄廠樓房，山，樹林和一塊不大的長滿了小樅樹和聳着一些樹兜子的野地外，幾乎是一無所有。暫時拿來自寬自解的是——也許工廠無須遷移，也許是戰禍會像以前一樣，不會波及到我國來的。在這樣的良晨美景中，那裏值得來想這些事情呢……

——宛柳！他掀開身上的毯子，喊了一聲。

——醒了麼？——宛柳跳下床來，向他跟前跑去。——我悄悄地望了你好久，你却老是這樣睡着，連臉都看不見。我又想又猜：究竟你醒了呢，還是在睡着？

——你要是拿個枕頭向我一拋，馬上就可以看出來，用不着猜了。

——我怕！近來不知怎的，我怕起你來了。你這樣忙不開交，不是發脾氣，便是愁起面孔。儼然大人物一樣，幹的又是國家大事。

——宛柳，這都是過去的事情。趕快拿手巾來，我就這樣穿着短褲子到湖裏洗澡去。浮浮水，撲通撲通幾下。

——不行，——宛柳厲聲地指着他說，——那不行，醫生絕對禁止你洗澡，並叫我看住你。

——寬容我一次，永世都不忘記你。

——請求也沒有用。

——哎呀，你真是我的護身人！——他隨手把她抱近跟前，俯首朝着她那嫣然半開的嘴上一吻。——這樣看來，我真成了老頭子一輩人了。不許洗澡！你說的誰？我麼？我是優等游泳家，並且是以前的冠軍哩！

——就是不許你這個游泳冠軍洗澡！

她說罷，就往床上一鑽，把毯子拉來連頭蓋住。

——起來！宛柳，起來！

他就動手搔撩她。搔得她一跳而起，哈哈大笑。

——波格丹，够了。和我一會兒吧。我們長久沒在一塊，簡直生疏起來了。

她說着，信口說着。杜斌科伸開他強健的手臂，她就把頭攔到他那筋肉豐滿的臂上。她的栗色頭髮披散在枕頭上，搔得他頸上。面上發癢。他身體感到她的頭髮的搔撩，她的冷冷手臂和肥肥大腿的摩擦，頓時起了一種不可形容的快感。他倆已經同居十年了，但他倆之間的情感並沒有冷淡。這當然都是她的功勞。她看見他額上起了一些皺紋，就連連吻着，直到這些皺紋消失了方止。

——波格丹，當你同我在一塊時，我不願意你有什麼愁悶。你該好好休息，完全休息。你今天該把你的飛機完全從腦袋裏拋掉。我很快會要嫉妒這些飛機了。

——同意，同意。今天我就專門過一天家庭生活好了。可惜爸爸不在家，不然，我們今天儘可同他喝兩杯上好的葡萄

酒。

——我可以同你喝。

——這點我絲毫也不懷疑，當然你能喝。

——那末，你以為你的老婆是個酒瘋子嗎？

——差不遠。好，不要生氣。要是老婆不愛喝點酒，還能做什麼老婆。我在格魯吉亞遇見一個女子。眼睛碧綠綠的，頭髮金黃黃，圓圓的肩膀，很好看：

——請不要把你的情人底模樣兒描畫給我聽吧！

宛柳戲謔地打了他一下，並把纖細嫩白的手掌掩着他的嘴。

——宛柳，她並不是我的什麼情人，祇是個碧眼女子罷了。最有趣的是：她總是拚命喝酒，可是從來也沒醉過。有一次她當我面喝了一大杯醉得死人的格魯吉亞老酒，連一點醉意也沒有。

——想必是她那圓圓的肩膀幫她喝了。

——宛柳，不要吃醋，我連指頭都沒有挨她一下。

——我不吃醋，連想都不願想到這上面來。我們起床吧。

他們迅速起來穿衣服。陽光裏的塵埃在房裏飛舞。只聽得有輛汽車風馳電閃般駛過別墅前，把路上碎石拋撒得吱喳發響。在轉向池泊去的拐角上，汽車叫了一聲。

——那一個傢伙，一清早就往城裏跑，休息休息不好麼。
——杜斌科說。

他脫下身上的背心，摩擦着手臂。宛柳望了望他那筋肉發達，晒得黧黑的軀幹。

——波格丹，你很有力。打過人沒有？

——宛柳，你問得奇怪。從前大概打過人，近來却不曾有

過這樣的事。

——你能把我舉起來，舉到齊樓麼？

他就向她跟前走去。驀地聽得樓下有惶急的語聲。杜斌科聽到是他母親底聲音。她在那裏極力低聲說着，大概是怕驚醒兒子。可是有個重濁喉音却在大聲嚴重地回答。杜斌科聽見是杜爾加也夫。

他把手一揮：

——廠裏又出了什麼亂子。

——常常這樣。每個星期日都是這樣，——宛柳生氣地說。

只聽見樓梯上一陣皮鞋聲，杜爾加也夫急步走進房裏來了。他穿着一套藏青色服裝，胸前掛着紅星章。母親隨着進來，阿略沙兩眼朦朧，驚惶萬分地窺視着，連使女兒克拉娃也惶駭失色地跟在他後面走進來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杜斌科問。——廠裏麼？

——同德國開仗了，——杜爾加也夫極力抑住惶急的情緒說。

——開仗？——杜斌科再問道，——已經開仗了麼？

——德國人今早四點鐘時轟炸了基也輔，塞瓦斯托坡里，日托米爾，突然襲擊。

空氣頓時凝冷緊張起來了。戰爭竟然來到了！各人面上都露着驚愕的神色。誰也沒有想把它掩藏起來。偉大的血的考驗開始了。杜斌科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彷彿戰爭這個字又把他的青年熱情喚醒起來了。

——杜爾加也夫同志，你準備好了麼？杜斌科問。

——準備好了。

——過十分鐘我們便走。我就洗臉，請你即到汽車房去開出汽車來。我讓汽車夫休息去了。媽媽，請你把開汽車房和開汽車的鎖匙交給杜爾加也夫同志，讓他去開出汽車來。

——波格丹，吃點早飯吧，通通準備好了。

——趕忙吃點可以。

——好。

母親同杜爾加也夫走出去了。杜斌科把緊要文件塞滿一皮包，鎖上鎖。宛柳抱着阿略沙站在窗戶前。炎日照在她身上，她絲毫也不覺得。阿略沙也睜起眼睛望着父親。母親和兒子都是驚惶不安的，可是並沒有能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忽然碰到了這樣一樁可怕的事情，簡單說來，就叫戰爭。波格丹走到他們跟前，久久吻着伸向他來的親人們底臉。在這小孩眼中由於這種迥異尋常的親熱，忽然冒起淚珠來了，一顆顆往臉上衣上滾着。

——阿略沙，幹麼哭呀？

——丹姑媽同拉拉住在基也輔。德國人轟炸了基也輔！

十歲小孩第一次說出了這樣可怕的話：『德國人轟炸了。』這話不像是出自小孩口裏，而是很嚴肅的，經過思考的。難道他兒子底命運也會像他在幼年時候一樣，要挨受苦難麼？他正是爲了要使兒女們過幸福生活，不讓人來驚破他們的甜蜜睡夢，所以才把自己的一生貢獻於製造軍用飛機，好來保衛祖國。他送了飛機到國防前綫。這些飛機正在那裏廝殺着。

第二章

道路兩旁伴着水溝，別墅林立。杜斌科把舵輪一扳，輪胎擦着遮泥板一響，汽車就向池泊駛去了。岸邊蘆草旁有一些水鳥站着，鴨子在池裏鑽來鑽去。一個鬚鬚叢叢的漢子，穿着紅背心，坐在平底小艇上釣魚。水邊搭板旁立着一個女子，穿着過節的衣服。紮着一塊鮮紅的頭巾。她大概是抽空從那邊屋子裏跑出來洗洗衣服的。兩個少年穿着羽綾襯衫，上罩一件褂子，走到食物攤前，掃興地站住了。攤子還沒有開門，當然還買不到燒酒。這是一個普通的星期日。

——幹起來了，——杜爾加也夫眼望着橡樹林邊說道。

許多紅軍兵士在那裏架高射砲，掘戰壕，砍小樹作偽裝。有兩個兵士從卡車上卸下密封加印的黃色箱子，背到樹叢中去了。一個年輕中尉在那裏測量什麼。他一步一步地走着，擦得光溜溜的靴筒上閃出了一縷縷的反光。遼闊的碧空中浮着幾團白雲。汽車沿着被車輪輾光了的馬路飛駛而去。到了城邊了。在白楊樹叢和槐樹叢之間放着幾大桶汽油，附近不遠，排着一長列卡車。有紅軍兵士身穿新軍服，手裏握着大概是剛從軍械庫裏領來的半自動式的槍，站在那裏唱歌。軍官們在卡車前踱來踱去，隨手調整腰上懸着的手槍套子。槍套大概也是剛發下來的，掛在腰上還不大習慣，不很方便。靴子沒有穿慣，新衣褲也不很合身。鋼盔懸在腰上，似乎還發出油漆氣味。

城裏街道上的行人比平常多了一些。一堆堆的人麇集在到處張貼着的莫洛托夫同志演說詞的面前。杜斌科停下汽車，

走到街旁走道上看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演說詞。宛柳和阿略沙站在他旁邊。他的母親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坐在汽車裏。他們同他一塊回轉到城中住宅裏。這時他深深覺到有使自己親人貼近左右的必要。德國突然侵犯的消息使他很爲家庭擔憂。

——爸爸，真的打仗麼？阿略沙問。

——真的，——他回答說，就把他抱上汽車。

——婆婆，真的打仗呀！——阿略沙說着，就嚙起發白的嘴唇來了。

可是城市的外表仍如往常一樣。坐在街旁擦皮鞋的人有節奏地敲着刷子，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往來不息，電車鈴聲一陣陣響個不停。看門人沖洗走道，小孩子們在沙堆裏掘掘挖挖。

店鋪前出現了站隊買東西的人。

杜斌科把家裏人送回城中住宅後，即馳往工廠去。車上計程錶時刻間就轉到了十二公里。杜斌科在工廠門前發出了汽笛聲。守門人當然很熟識本廠底總工程師，但還是仔細檢閱了出入證後，才行一舉手禮說道：

——剛派了摩托車去接你。大概沒有碰上吧。經理同志請你就到他那裏去。

工廠經理舍夫科普梁斯剛把各工作間主任召來作了一次訓話。他皺起眉頭望着杜斌科，霎了一霎眼說道：

——果然開始了，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戰爭。

——那末，就這樣吧。

——怎樣？

——就和他們打一打，杜爾加也夫同你一塊來了嗎？

——是的。

——現在够他忙的了。看看德國人拿出什麼新技術來，馬上要發明更強的東西來和它對抗！現在在構造方面要打破一切陳規舊例了。對麼？

——不要緊，我們就來忙一忙，——杜斌科說。

——這般狗娘養的，居然轟炸了塞瓦斯托坡里。真是些瘋狗！難道那裏的弟兄們，我們『黑海』的弟兄們也睡昏了麼？

舍夫科普梁斯過了二十多年的海洋生活。最後一個時期，他擔任重轟炸機底聯隊長。直到一九三三年，他才作第一次飛行，老實說，從這時起，他就開始成了空中『崗兵』，又是警衛他那親愛的『黑海』。他總是把黑海艦隊簡稱為『黑海』，真是無所不到的愛護它。甚至他現在根據黨中央決定在工廠工作時，也顯然對海軍代表特別優待，總是力求首先滿足他所心愛的『黑海』底需要。雖然陸軍代表常因此生氣，可是對他還是很尊敬的，因為他總算是個公正的人。不管他所愛護的海軍中什麼人因過失而受處分時，他是一點也不碍情面。的他總是把犯了過失的人找來斥罵道：『我敬愛『黑海』，這並不是說，連『黑海』裏的臭魚我也敬愛！是吧！要是你想丟我的醜，你就到別的地方去丟，不要在我的工廠裏。是吧！你這個小傢伙，並不直接歸我管，是吧！可是，我要你爬着走的時候，你也就只有爬着走。懂得嗎？！』

雖然舍夫科普梁斯脾氣暴躁，愛罵人，可是誰也不生他的氣。工人都稱他是『我們的上校』。他有時幾星期不出辦公室底門，而他的精神依舊是那樣興奮，那樣機敏。但是他總覺得在工業中工作苦悶得很，又想回到他的『黑海』去。今天杜

斌科來時，看見他穿着整潔的軍服，胸掛紅旗勳章，知道他又在想念『海軍』了。

——波格丹，說句老實話，——舍夫科普梁斯站到杜斌科面前說，——德國人是個強敵。而且是消息靈通的。你看，他乘着什麼時候開仗，恰恰是我們生產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剛把『老母雞』丟掉，轉過來大批製造新飛機的時候，他就乘機開戰了。對嗎？

——可是，依萬，依萬諾維奇，我們總算送了足夠的飛機到第一綫去了，暫時總够他們嚼殺了。隨後我們再補送去好了。

——波格丹，第一綫定遭了很大的損失，你明白嗎？突然的襲擊，照德國人的打算，這是勝利底第一個要素。他們以前是常常做到了的，明白嗎？但是想這樣來襲擊俄國人，那他們就要撲個空的。是吧！只要我們不過早些喊起萬歲，萬歲來…

舍夫科普梁斯走到窗戶前，拉開簾幕。太陽就閃閃耀耀地照到地毯上，照着擺在座子上的新飛機模型，照着整整齊齊排列在橙黃色書架上的金字書背，輝煌奪目。

經理瞻望着工廠樓房，飛機庫，灌油機，救火車，望着那剪得整潔可愛的行行的草地。氣象臺上懸着的汽球被風吹得一凸一凹；幾個紅軍兵士牽來兩隻銀灰色的防空汽球。大門口開來了一隊用汽車拉着的高射砲，往飛機場邊樹叢中馳去了。有一架『烏二』式飛機隊降落場中，捲起了一陣塵霧。人們把這種小飛機叫做『救火隊』。因為每逢什麼半製品『出岔子』的時候，通常是派這種小飛機到供給半製品的工廠去趕急取來。從裝置間裏拉出了一架新飛機。『烏二』式機和這架

新飛機比較，簡直像隻蒼蠅。這兩位站在窗戶前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慣常事物，一一在他們眼前呈現出來了。

這一切是多麼令人留戀難捨呵，——舍夫科普梁斯說，——每個螺絲釘都是人製造出來的。一旦把渺小的人從這裏運走，一星期後，這裏就會成爲一片草場。把工廠從這裏搬走，人們也就會死亡。對嗎？你坐飛機去選定了地點，以防萬一。波格丹，難道真會要把這龐然大物通通搬走麼？難道德國人會飛到這裏來麼？他們竟轟炸了基也輔，塞瓦斯托坡里呀！這不是什麼利物浦，北明翰這類的英國城市，而是基也輔和塞瓦斯托坡里啊！對嗎？——舍夫科普梁斯往沙發椅上坐下。——今天我再三想過，戰爭會使我們善良的人民遭受多大的災禍呵！我經歷過兩次戰爭，是知道這種情形的。嘿，德國！德國！——他一跳而起，在房中走來走去。——這個名字是很嚇人的。一說出德國這個名字，就使你背上打冷顫，又像因爲氣憤，又像因爲害怕。要把德國這個名字打進鬼門關去！叫他做日爾曼人！日爾曼鬼子！說到日爾曼鬼子，俄國人是愛過它的，而且還會憐它的。懂得嗎？只是要把自己的害怕心理根本剷除！在剛一萌芽的時候就剷除掉！日爾曼鬼子就是利用人底害怕心理，把整個歐洲搶去了。——你說句天良話，今天聽見這個消息時，也有點胆怯吧？是的麼？

——有點胆怯，依萬·依萬諾維奇。並且正是由於『德國』這個名字。

——你看，——舍夫科普梁斯笑道，——如果只是想到這是『日爾曼鬼子』，就決不會害怕的。所有這種心理作用都會煙消雲散的。各工作間就要舉行羣衆大會。拉莫旦要你去出